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十二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徃在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云勞還罪已之念故此詩云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

蓋述當時之事也當是大歷元年作

徃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

魯曰胡中宵焚九廟趙曰彤

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增為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長安也 雲

漢為之紅解瓦飛十里總帷紛曾空洙曰總帷廟中素帷也疚心

惜木主一一灰悲風洙曰灰心心如有疾也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

補注希曰漢光武紀註神主以木為之又後志註毀廟之主藏廟外戶之外四牖之中有石函曰宗祏舊

史九廟神主為賊所焚至德二載十一月新成九廟神主上親告享合昏排鐵騎補注希

魏志注曹公列鐵清旭散錦驂洙曰一云幪鄭曰驂東切驢子也修可曰古

樂府紫騮馬曲金鞍覆錦驂錦驂鞍怕也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

嬪戮連為冀土叢洙曰王昭君辭昔為匣中玉今為冀土英當宁陷玉座趙

天子當宁而立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王座帝座也時祿山及吐蕃兩陷京邑天子出奔也白間

剝畫蟲

定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離列錢張詠注曰白間牕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

綺疏青瑣之類師曰白間

以飾之

不知二聖處

洙曰玄宗私泣百

宗肅宗

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歛穹崇

洙曰代宗自陝還先修九廟楹角廟楹也魯丹

楹刻楠趙曰此述肅宗至德二載復京師也師曰歛忽也穹崇高貌

故老復涕泗祠官樹

椅祠

師曰守祠之官種此木將以興禮樂

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

洙曰時屢

孫喪亂國力凋弊雖未及未

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

趙曰此述乾元元年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也

微軀泰近臣

黃曰甫為拾遺諫官得以親近

天子故景從陪羣公

洙曰廣德元年春享廟及郊寧符曰近臣景從陪羣公曰文選東都賦云天官景從祿威

盛補注

鶴曰按舊史乾元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容補注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

于圖丘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是年四月癸卯朔甲寅是為十二日不應言春疑有誤王洙云廣德二

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閭中無容更預陪祀

登階捧玉冊

洙曰王冊冊文也

我冕

聆

洙曰一作耿

金鐘

趙曰聆舊本作耿非也聆蓋言聆金奏也我冕聆金鐘則奉祠者具法服也

侍祠恧先露掖垣

濯龍

洙曰侍祠之官恧暴露猶假

為榮符曰後漢桓帝祠老子於濯龍宮趙曰得預其事者為榮其有合預侍祠而不幸先露所以慙恧矣史有先

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紫垣者紫掖之垣也濯龍池名也薛綜注載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濯龍望如

海河橋渡似雷

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

洙曰韓愈賀慶雲表按沈約宋書云慶雲

五色者太平之應孝經授神契補注鶴曰天子指代宗
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自此下言宮廟遭

祿山吐蕃擾踐故曰祖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朧趙曰
豆腐臚肉梁愚行角弓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

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前者厭羯胡明皇
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

時祿山後來遭犬戎吐蕃陷長安時豆腐肉
陷長安

梁愚行角弓蒼舒曰漢文帝紀七年夏六月未央宮東
關梁愚災崔豹古今注云梁愚屏也梁者

復也愚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
顏師古注梁愚謂連闕曲間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

形梁愚然一曰屏也又禮記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
注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唐蘇鶚演義稱梁愚織絲為

之輕踈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也良
成式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棖楠護雀網為梁愚

余謂二說皆通以采愚為網則結繩為之施於宮殿
楹之間如蘇鶚之說是也以采愚為屏則刻木為之施
於城隅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補注希曰韓安國傳
也然就二說之中段氏之說為長

曰弧以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
角曰弓

關中主將曉順逆元元歸始終趙曰言今始終歸一朝

自罪已趙曰禹湯罪已萬里車書通余曰記中庸天下
其興也勃焉

漢光武車鋒鏑供鋤犁征伐聽所從趙曰供鋤犁則以
書共遵

伐而聽其所從或冗官各復業蘇曰黃忠放冗官瑣材
為農或為民也

補注希曰申屠嘉傳冗官居其中師土著還力農趙曰
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

兵擾攘之際有冗濫為官者各令復業土著
戶口前日失耕種者今還力穡以為農也
君臣節儉

足朝野歡呼

洙曰一作娛

同

洙曰張景陽詩朝野多歡娛

中興似國初繼

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

蘇曰趙襄子清穆端拱開納諫諍訐直之臣

和風日

冲融赤墀櫻桃枝補注

希曰梅福傳涉赤墀之上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隱

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

洙曰言薦櫻桃宗廟無所窮極也

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桃可

獻願陛下出因

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

老去若飄蓬

歐曰使京都奠枕涇渭之民頓豁愁容得以歸號墳墓惟甫衰老若飄蓬然不復還

故鄉故
自傷也

雷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舊史永泰二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是年改大歷元年自雲安遷居夔州茲

云南方瘴癘地又云峽中喧擊鼓當是大歷元年夔州作永泰元年春旱至四月乃雨而公是年秋方寓雲安此當是大歷元年作無疑

大旱山岳焦

修可曰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密雲復無雨

洙曰小畜卦密雲不

雨南方瘴癘地惟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

洙曰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曰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仙

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

洙曰土梗土龍也葉吁嗟公好龍而真龍入室

私病稅歛缺不補

蘇曰何壽曰今兵革不止稅賦尚缺科歛非一家貧無物補助

故老

仰面啼瘡痍向誰數

趙曰季布傳瘡痍未瘳

暴尫或前聞鞭巫非

稽古

修可曰禮記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疾子虐毋乃

不可歟或以為尫非巫也瘡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故僖公欲焚之請

先偃甲兵

蘇曰武王問太公請先偃甲兵乃創天下長久之基也武王喜之

處分聽人

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

洙曰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其數然也

上天鑠金石

蘇曰武帝時夏旱張惠歎曰歌陽如是金

石銷鑠何況苗稼耶請陛下修政羣盜亂豺虎洙曰招魂曰十

日並出流金鑠石七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趙曰以

哀詩盜賊如豺虎旱為二也就二者之中言雖補注希曰永泰大厯年崔

愆陽而旱不猶勝於盜賊乎昨宵殷其雷殷於風過齊萬

動又連遭旱然旱猶愈於盜賊謂盜賊之禍尤慘也

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暘腸胃融汗濕衣裳汚洙曰九月築場圃注

作腐洙曰一吾衰尤拙計失望築場圃洙曰九月築場圃注

火大厯元年作山擊鼓有合神農書補注鶴曰詩首云楚山經

洙曰楚俗大旱則焚補注月火大旱則斯舉當

是大歷元年
在夔州作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

趙曰此燒山以求雨之詩

舊俗燒蛟龍驚

惶致雷雨爆嵌牆

泣爆反

崩凍嵐陰昡

鄭曰昡侯古切日光也又

文彩趙曰言冰雪下墮其文彩明昡於嵐陰之間

羅落沸百泓

鄭曰鳥宏切水深也

根源

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

趙曰言青林既灰燼矣雲氣無所止泊也

出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入夜珠赫然新秋照牛女

補注鵲曰永泰

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今夔州以旱而舉火燒山詩乃云入夜珠赫然新秋照牛女殆是山南

七月猶也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煥

洲渚

鄭曰炊香薪切炙也趙曰左傳火所炊燎

腥至焦長蛇聲吼

洙曰一纏云吼爭纏

猛虎神物已高飛

趙曰指言神龍也

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讟

徒谷切

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

滅洙曰書若火之燎于原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

深氣如縷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

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按史永泰二年三月不雨至六月方雨而今詩云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

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當是其年作是年改大
歷元年公初至夔州故詩又云衰年旅炎方

今茲商用事

蘇曰應璩秋曰燕山陰序
云商飈用事金帝持衡

餘熱亦已末

覺

曰末

衰年旅炎方

洙曰炎方南方趙曰公時
在夔為楚地故云旅炎方

生意從此

活亭午減汗流

修可曰梁元帝纂
要云在午曰亭午

北鄰耐人聒晚來爽

烏匱

翦曰烏匱不舒貌
風爽人烏匱之懷

筋力蘇摧折

夢符曰右按子美
曰馬頭金匱匱所

謂烏匱即
烏中

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

聞旱魃

洙曰雨師行雨神也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
三尺走行如風名曰旱魃所見之國大旱也

補注

希曰河東賦呵雨師於西東又
大人賦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

園蔬抱金玉無以

供採掇

趙曰言其貴而難得如金玉也

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歌前聖

春焚巫

春古慎字洙曰魯僖公欲焚巫而臧文仲止之

武王親救暵

洙曰武王見暵人王

自左擁而右

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

洙曰陰陽相推而用事則四時

為寒暑

灑落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雁南向欲

行列

趙曰言清秋則昏霾一掃空矣塞雁是時有南向之行

列不必以熟為念也歛思紅顏

日霜露凍堦闌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

洙曰弦不虛發中必決皆

趙曰此思少年乘寒射獵之事而感歎年老也

長鉞逐狡兔突羽當滿月

趙曰鉞音

批韻書云箭也突羽又言所用箭其羽奔突而疾故

補

注鶴曰子虛賦左烏號之彫弓又滿白羽文穎曰引弓盡箭鏑茲云滿月亦言引之使滿如月薛注既非師

注亦失月下豈發矢之時惆悵白頭吟此吟疾人相知

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也趙曰蓋本卓文君以相如置妾之故以其不能至於白首而為此吟故公借用耳詠

曰此句傷蕭條游俠窟定功曰郭景純遊仙詩京華游衰老也

窟字出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高天覺曰處矣

元曹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踈縱誕也歡樂曾倏忽杖長也

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蘇曰北史盧思道翦拂吹噓長其光賈趙曰劉孝標絕交論言

翦拂使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非復池中物也

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洙曰張華煩促每有餘趙曰言我非若子之得神仙俱美

一睡而已

牽牛織女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荆楚歲時記七月乞巧夔楚地無忘舊俗此詩當是公至夔之初年因所見而

賦之梁權道亦編在大歷元年然詩云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則

不獨楚俗然也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

蘇曰焦林天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

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

萬古永相望

鄭曰望七夕誰見

同神光意

洙曰一作竟

難候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

蘇曰東海

記神龍交即風濤颯然精靈符合水為之渾

何必秋遂通

洙曰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洒

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少年感懷私願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

氣有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乞願

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

修可曰南

齊謝朓七夕賦云回龍駕補注希曰天有九重故曰曾之容裔言織女之渡河也

空謝靈運詩躡足循廣

除瞬目矚

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補注

布曰禮記檀弓稱家之有無

白屋達公宮

趙曰白屋貧人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士公宮公侯

之家也出左傳有守於公宮鄭曰白屋草舍也以白茅茨覆故云

膳夫翊堂殿鳴玉淒

房櫳

切盧

曝衣遍天下

洙曰

竹林七賢傳

舊俗

以七月

曝

皆錦

繡北阮貧乃立長竿標大布犢鼻

於庭中曰未能免俗北阮咸也

曳月揚微風蛛絲小

人態曲綴

洙曰一

瓜果中

洙曰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

乞巧有蟄子網於初筵

重露

鄭曰

業切潤也

日出甘所終

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

洙曰

姚萇婦女精力竭於機杼尚不能

支持西北之費倉庫日耗減矣

雖無舅姑事敢昧織

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

蔡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

趙曰公以君臣比夫婦之

義也君臣相契於咫尺之

間臣苟有虧君或不容之矣為婦者可不慎乎蓋因織女每歲有期為不可亂則為人女為人婦者當慎守至

公之方圓苟齟齬鄭曰上壯所切下丈夫多英雄洙曰

戒也

偶許切不相值也

一云

勿替丈夫雄夢符曰楚詞九辨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師曰詳味此詩託意牛女東西間隔必

無私合之期孟子云丈夫生而願為之不待父母之命媒灼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灼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臣之事君苟不以其道而進何異於踰牆相從乎詩二之日

鑿氷冲冲又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桃華於仲春以記昏

姻之時未嫁之女秉心於鑿氷冲冲之月以禮防閑如

法律然竭力機杼無故不出外閭豈有私相會合耶譬

如君臣相去咫尺非其義則不相從契合必以道也况

夫婦之間其可弃禮法為私會哉始或不恭終則乖睽

故云恩始夫婦恭然小大各有期會要在至公無私邪

次定四事全書

補注杜詩

十

也丈夫英雄之氣苟非君臣道合殆若
方鑿圓柄了不相入況牛女之東西乎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大暑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
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

事休當是大歷元年作是年春旱至六月始雨觀詩所云則夔七月猶未雨也

大暑

洙曰一作火

運金氣

洙曰五行相生以成四時夏火也
秋金也金當代火而畏火故金氣

伏而火盛所以熱也趙曰大暑當作大火詩曰七月流
火月令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大火流而運金氣所以為

矣

荆揚不知秋補注

希曰荆揚一本作荆州唐志夔
州屬山南道古荆梁二州之域

時已七月而尚不知有秋意蓋以旱
甚故也漢五行志金氣病而木沴之

林下有塌翼

陳洙曰

璋檄垂頭塌翼莫所憑恃蘇曰王子淵丈夫苟失志如鵬鵠損羽翮豈塌翼垂頭於林下乎趙曰鳥以熱而難

飛也水中無行舟修可曰書云千室但掃地蘇曰李篆曰赤眉盜過千

室掃地俱盡也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

偃蹇蘇曰宋純嶺南行云蝮蛇偃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

明燭況乃懷舊丘修可曰鮑照結客少年場云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蘇曰戴深曰秋風

已動歸思況更懷舊隱林丘如此一洒令人心折開襟仰內弟執執露白頭補注

鶴曰舅之子與內兄弟陸厥韓卿有答內兄顏盼希叔詩是也束帶負芒刺蘇曰葛殷昨日束帶

見人卑折恭揖如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會

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興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

非苟求

夢符曰右按前漢孔稚圭等傳論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又唐

權德輿醞藉風流自然可慕

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

趙曰指崔評事必為使也

補注

鶴曰皇皇者華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

楚材擇杞梓

夢符曰右按春秋左傳楚令尹

子木問聲子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唯楚有材

晉實漢苑歸驂騑短章達我心理為

洙曰一云待

識者籌

洙曰

孔融附此短章聊伸我心素趙曰驂騑所以美崔言漢苑則漢有大宛之馬蓋指崔評事也

壯遊

大歷元年作

魯曰按新史本傳言公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師曰此篇叙壯年

經遊補注鶴曰詩云鬱鬱客殊方當是在夔州之迹公在夔詩多言殊方又云羣充當是

指崔軒輩此詩作於大厯元年

往者

又云

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洙曰阮籍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趙曰謝宣

遠賦張子房詩

補注

希曰西京賦視

斯文崔魏徒

洙曰

州尚魏

以我似班楊

洙曰班固楊雄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

凰

蘇曰張華五歲能詩見畫鳳凰觀久之客命詠之隨口即成人皆歎服

九齡書大字有

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

修可曰嵇叔夜與山巨源書剛腸嫉

惡輕肆直言 脫畧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
遇事便發

物都茫茫 洙曰孔文舉薦禰衡表嫉惡若
讐恨賦脫畧公卿跌宕文史 東下姑蘇臺

洙曰史吳世家越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
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 已具浮

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 洙曰山海經大荒之中
暘谷上有扶桑陸機詩

前緩聲歌櫓 補注 鶴曰楚辭少司命照吾檻兮扶桑注
轡扶桑枝 云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

浴於暘谷拂其扶桑爰始而登 王謝風流遠 洙曰王
照耀四方日以扶桑為梯檻 戎謝安 闔

廬丘墓荒 洙曰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死葬於園西北
名曰虎丘葬之三日白虎踞其上故號虎丘

補注 希曰闔廬冢 劒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 洙曰枚乘
在闔門外 遺吳王書

修治上林不如長洲之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東吳吳都賦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鄭曰寰宇記云蘇州補注鶴曰按九域志蘇州有干長洲縣吳長洲苑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賈誼傳注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為名莫邪為吳大夫而干將墓又在吳宜有劍池在其郡爾雅釋菱云菱今之水中菱字林云楚人名菱曰菱可食國語屈到嗜菱是也又釋荷郭人使以藕為荷亦有蓮為荷也嗟峨閭門北士衡吳趨行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清廟映迴塘洙曰文王之起閭門何我飛閣跨通波清廟映迴塘廟也修可曰清廟非文王之廟乃吳文帝孫和廟也和子皓改葬和號明陵之分吳郡丹陽為吳興郡置太守四時奉祠和寢堂號補注鶴曰按吳志寶鼎元年十月永安山賊施曰清廟補注鶴曰張數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

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其置吳興所以藩衛明陵亦在其年則明陵在烏程縣故九域志湖州亦云有吳文帝廟有碑今詩乃云廟在闔門之北每趨吳泰伯撫事淚豈公之所指者乃和故宅以為廟

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

洙曰皇覽曰秦伯冢在吳縣北海里聚去城十

里越王勾踐既逃會稽之恥反國苦身焦思出則嘗膽卧則枕戈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補注鶴曰九域志蘇州有吳於南海而立石刻紀秦德補注秦伯廟又有勾踐廟而會稽亦有勾踐廟又有秦皇山乃秦始皇刻石之所吳喜志林云錢塘江口有浙山因以為名今詳詩殆是公自姑蘇過蒸魚聞七首
洙曰史刺客傳吳公子光之欲殺王僚也得專諸善待之後具
酒請王僚使專諸置七首魚腹中而進之
以刺王僚僚已死先自立為王是為闔廬
除道兩要章

洙曰朱買臣吳人也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飲食及拜
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
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守邸輕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
也守邸驚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
入吳界見故妻夫妻治道買臣令後車載到太守舍給
食越女天下白蘇曰風俗記梁援曰天下之鑑湖五月

涼

定功曰梁任昉述異記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蘇曰却說

曰憶前年五月泛鑑湖炎熱溪蘊秀異鄭曰剡縣切欲罷不涼風吹面殊不識炎熱

能忘歸帆拂天姥

洙曰謝靈運登臨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田曰吳越郡國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師曰自東補注鶴曰案道經云兩

下姑蘇臺至此謂遊吳越之地補注火一刀可以逃言剡

中多名山可以避災也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沃州

天姥是其處又白居易沃州山記云東南山水越為首

刺為面沃州中歲貢舊鄉自振客遊吳越齊趙間舉進

士不氣劇屈賈壘下劇上屈原賈誼壘喻戰壘也目

短曹劉牆建劉公幹文章也忤下考功第舊令武德

員外郎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乃員外獨辭京尹堂放

即專掌貢舉至開元中復貢舉於禮部獨辭京尹堂放

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之臺也在邯鄲冬

獵青邱旁洙曰青邱地名鄭曰青邱千乘補注鶴曰博

與青同海東有青邱齊有營邱太康地記云東方少陽

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為名高后紀趙

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呼鷹阜洙曰一作紫檻林

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

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鞍洙曰鮑昭詩幽并重引臂落

驚鷓洙曰引蘇侯據鞍喜洙曰蘇預忽如携葛彊洙曰山簡

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師曰自放快意八九年西歸

到咸陽師曰按史甫客遊吳越還自舊鄉以進士舉許

與必詞伯賞洙曰一作貴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洙曰楚元

置醴以奏賦入明光洙曰玄宗朝饗而補注希曰明光

初四年起明光殿師古曰三輔黃圖在城中近桂宮元

后傳成都侯商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明光

宮在城內
近桂宮

天子廢食召

蘇曰嚴光見光
武廢食召見

羣公會軒裳脫

身無所愛

洙曰帝奇其材使待詔集賢
宰相試文章擢西河尉不拜

痛飲信行藏

黑貂不免弊

洙曰蘇季子不用
於秦而黑貂裘弊

斑鬢兀稱觴

洙曰秋興
賦班鬢彪

以承弁閑居賦稱萬壽
以獻觴唐曰兀兀坐也

杜曲晚耆舊

洙曰晚
一作換

四郊多白

楊

洙曰言死者衆也何曰
白楊乃墳上之草也

坐深鄉黨敬

何曰今復推甫
為長老故云云

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

劉曰朱門權貴
也傾奪爭權也

赤族迭羅殃

洙曰楊子解嘲客徒欲朱丹
其穀不知一跌赤吾之族

國馬竭粟豆

蘇曰伍子胥
曰國無粟支

凶年馬無豆秣越
兵將至誰復就敵

官雞輸稻梁

洙曰時五坊有供奉闕
雞又有闕雞使蘇曰漢

靈帝養雞數舉隅見煩費洙曰舉一隅則衆費可知矣引古惜興亡

洙曰言引古而辨今則足河朔風塵起洙曰祿山起於

河朔風塵傾岷山行幸長宗幸蜀兩宮各警蹕補注希

文三王傳出稱警入稱蹕師古曰警者戒肅之趣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趣漢儀注皇帝輦動左

右侍惟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趣止人清道也兩宮謂明皇肅宗俱在外萬里遙相望肅宗

即位於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

戎行洙曰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肅宗之子代宗也修可曰東宮故事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

淮南子云九州之外乃有八寅東方曰少海崆峒在西

少海在東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則東西南北皆不

寧也禹功亦命子啓戰於甘之野正指太子翠華擁吳

為元帥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指肅宗親征

岳洙曰翠華天螭虎獸豺狼既走螭蛟狼虎遁相食

補注鶴曰隴州吳山縣有西鎮吳山祠漢書地理志吳

見青陽峽詩言肅宗即位於靈武而靈與隴俱屬關內

道故云螭與虎在豺狼視之為尊而今反為豺狼所瞰

喻祿山殺戮士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洙曰房琯敗

夫及主將也

得志愈補注希曰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大軍載草草

陸梁矣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

韓曰草草周瘵滿膏膏夢符曰左傳秦使醫緩視晉侯

辛苦貌

不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備員竊補袞洙曰譏憂憤

可為也韓曰謂民困疲之甚

心飛揚上感九廟焚

洙曰天下九廟

下憫萬民瘡

蘇曰漢景帝一日不悅羣

臣請問其故帝曰兵戈之後朕憫萬民瘡痍未合不覺形於顏色羣臣皆惻然斯時伏青蒲

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獨寢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泣諫應邵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補注

鶴曰史丹傳注服虔曰以青緣蒲席也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而王洙所注獨引應邵之說

故兼存之

廷諍守御牀

洙曰王陵面折廷諍衛瓘託醉跪帝牀前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君

辱敢愛死

洙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檀弓申生不敢愛其死

赫怒幸無傷

洙曰王

赫怒

聖哲體仁恕

師曰自此句以下復叙肅宗收復京師

宇縣復小康哭

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

洙曰時天子收復京師補注鶴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曰

舊史肅宗紀云九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哭於廟三日入居大明宮小臣議論絕蘇曰崔宏曰陞

下一言及四方蔽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蘇曰東方朔鬱鬱不

得展舒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洙曰陸士衡塘

上行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之推避賞從洙曰介

宣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之推避賞從洙曰介

賞不及亦不言漁父濯滄浪洙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榮華

敵勲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鵠夷子才格出尋常蘇曰鄭康成才

格迥出尋常輩趙曰言榮華與勲業相敵不可妄求也然歲暮而嚴霜降則傷其遲暮無復勵勲業以取榮

華矣所慕者若范蠡泛舟浮海變姓名號羣兇逆未定

鵠夷子其高舉遠引乃出尋常之才格也羣兇逆未定

側佇英俊翔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大曆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浦深當是大曆元年作

按其年夏旱七月洛水溢河南諸州亦水他州史不書往往亦然特不為害故不書夔於是時江浦宜深矣公雖大曆二年方自赤甲遷灤西而此詩又云客居暫封植以客居詩互考之乃是公初至夔時嘗暫居故曰客居

三伏適已過

洙曰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王彪之

井賦三伏焦暑亢陽重授詠曰以金伏畏火故熱

補注

鶴曰漢郊祀志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也師古

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

伏庚也驕陽化為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

圻師曰自此句以下叙阻雨舟破恐泥不可濟故思歸也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

棄恐泥勞寸心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趙曰此言望灤西而阻於

渡涉恨無羽翼以飛去也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曠

絕同層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

傾千林洙曰禹貢淮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漢武紀計階注計者上計簿也

補注鶴曰按唐志夔州貢柑橘諸侯謂夔守也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

居暫封植日夜偶瑤琴

趙曰甘可用入貢以奉至尊非不貴也而邦人反不足為重者

無他苦於豪吏之侵奪故耳邦人既不重之惟客居尚可封植也

虛徐五株態側塞煩

胷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山嶇

洙曰謝靈運云舉目眺嶇嶇

條流數

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

趙曰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蠟木生附枝刻削

豈無喜聞樵牧音

蘇曰郊說數日山行喜聞樵牧唱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

久之而

令兒快搔背

蘇曰袁安卧負暄頽簷頗覺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搔背甚快人意

脫我頭上簪

洙曰見憑久烏皮綻注

雨三首

大厯元年作

趙曰此篇主用補注鶴曰前一首用巫山之雨
巫山之雨為意為意其在夔州作無疑而
第二首趙次公云以挂帆言之則為京南以白
露言之則是大厯三年之秋今以殊俗狀巢居
之言疑止可用于夔州況第三首云連櫓荊州
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豈非
有如趙卿飛百艘而至者若在江陵作不應詩
又云空山中宵陰當是大厯元年在夔州作然
三篇非一時作後人以其
同在夔作故總題曰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淒
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
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為誰哀

趙曰神女賦於

是搖珮飾
鳴玉鷹

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

冠古亂切

冥冥翠龍駕

多自巫山臺

洙曰楚襄王夢與神女遇宋玉作高唐賦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下楚詞雷填填兮雨冥冥趙曰謝朓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

趙曰暗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

片片水上

雲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

洙曰楚地水面水背山俗多

架木為居

佳客適萬里

蘇曰此言惟佳客感秋風適萬里夫復何日重把此一危臨行

我心 沉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

趙曰此實道其事而

別無託興舊注以驚浪比永王誤矣以永王璘之叛自是至德二載此詩以挂帆言之則為荆南矣以白露言

之則時乃大厯三年

久陰蛟螭出

洙曰言世久晦而賊民者出也

寇盜

洙曰一

復幾許蘇曰劉後主曰寇蓋復有幾

云冠蓋復幾許人趙曰古詩相去復幾許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萋已碧

洙曰

古詩回風動地起

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

洙曰

志曰有行黃道有行赤道者時久雨陰晦不知日之所行何道

雨含長江白連檣荊州

船洙曰江賦舳舻相屬萬里連檣

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

役羣盜下辟山總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鴈各有適

趙曰公有羨慕之辭漁艇息

一云悠悠夷歌負樵客

趙曰思其上遠適之興不

可則又思其次也漁人之舟自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

如樵客之放夷歌蓋亦足樂矣
夕 宋曰甫既無所施於世所書者時而已趙曰
留滯于此為可傷也姑書時節記朝夕而已

又上後園山脚

大厯二年秋作

補注鶴曰前有上後園山脚詩為大厯二年夏

起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補注鶴曰唐志開元二十一年分山南為東西以壯

遊詩考之公遊齊趙在忤下考功第之後舊史開元二十四年始以禮部侍郎掌貢舉則公下第蓋在開元二十四年之前而遊山東二十四五窮秋立日觀矯首望

年間東嶽即齊地嶽在兗州也

八一云

荒

洙曰顧延年曰日觀臨東溟

朱崖著毫髮

洙曰朱崖海南州也遠望若毫

然髮

碧海吹衣裳

洙曰碧海也

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

洙曰蓐收

秋神也玄冥冬神也言四時相代而用事則休者困而王者強梁矣

逝水自朝宗鎮名各

其方

洙曰言逝者無所止而止者不易其所也

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

關

一云北關

風露凋曾是戍役傷

洙曰民之貧困非天時傷於戍役而已

補注

鶴曰平原當是指德州唐德州為平原郡公言至趙時事按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戍役為

民害故平原以此而廢耕桑

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

遠奪戎馬場

洙曰于時言當時也當玄宗富盛之時不能節用自守而委任蕃將求功夷狄也

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况乃懷故鄉

洙曰

龜蒙山也去東岳近而尚不可見况故鄉乎

補注

鶴曰九域志云兗州有龜山而書云青州有蒙羽按

詩云奄有龜蒙禹貢云蒙羽其藝者龜蒙當是二山今

以來說好求邊功而今反起吐蕃之亂而征肺萎屬久戰

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

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

洙曰苦熱行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

威身熱頭且痛鳥隨魂來歸

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

洙曰欲有所行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祖父塋

而無所由也

補注杜詩

纍纍塚相當

洙曰魏懷舊賦家纍纍以接隴華表丁令威歌何不學仙家纍纍

雨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又云宿留洞庭秋天寒滿湘素杖策可入舟送

此齒髮暮當是大歷二年夔州作時欲下峽入荆湘明年遂行是年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故云兵戈浩未息

山雨不作淫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

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消中

日伏枕卧久塵及屨

蘇曰羊充不仕隱中條山辟穀每卧即決旬至有塵滿草屨豈

無平肩輿

趙曰肩輿轎子也王子猷聞顧辟疆有名園乘平肩輿而徑入

莫辨望江路

兵戈浩未息虵虺反相顧

蘇曰孔融曰豺虎相食虵虺相防

悠悠邊月

破

蘇曰李恢秋日詞云邊月破鏡飛塞鴈斷行數

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曹

洙

針灸所以救療糠粃對童孺

洙曰時既乏良朋所對者童孺而已糠粃言非實德

也趙曰以久病故須針灸以安養故與朋友阻隔如賈

島言多病人跡也此句言貧食糠粃與童孺相對而已

補注希曰陳平傳亦食糠粃耳孟康曰麩麥糠中未一破者也晉灼曰麩音紇京師人謂麩屑為紇頭一

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

趙曰嚴

武辟公為節度參謀所謂一命也嬴愁應接俄頃恐

違危一云

迂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

趙曰左太冲詠史高步追許由

龐

公竟獨往

洙曰龐德公也未嘗入州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不能屈後携妻子入鹿門山不反

補

注

希曰淮南王莊子要畧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子細萬物而獨往

尚子終罕遇

洙曰後漢

逸民傳尚長字子平隱居不仕肆意遊五岳

名山竟不知所終謝靈運詩畢聚類尚子

宿留洞庭

秋

洙曰漢書宿留督言趙曰宿留音秀溜出漢書補注如言等候也公蓋言候秋時可以登舟而往矣

注

希曰郊祀志宿留海上師古曰謂有所須待也宿先就反留力就反

天寒瀟湘素杖策可

入舟送此齒髮暮

贈李十五丈別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李十五丈即文秘書也其父子俱賢故詩中用玄成子山事考公有寄李十

五秘書詩二首云衣冠八尺身又云玄成負文彩而此詩亦云不聞八尺軀長受衆目憐又云

玄成美價存於以知為文巖也寄李之詩在天曆元年夏作則此詩乃其年秋作也詳見注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

洙曰魏都賦蠻貊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也

下

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

趙曰謝靈運詩少拙疾相倚薄

少

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忝末親等級

敢比肩人生意頗

洙曰一作氣

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

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

修可曰曹子建作王仲宣詩思

若湧泉又李廣利拔

玄成美價存

洙曰章賢少字玄成復以明經進位至丞

刀刺山飛泉湧出

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

洙曰庾信字子山

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子山舊業傳洙曰庾信字子山

不聞八

中庶子掌書記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信父

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為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

棹南入黔陽天鄭曰黔陽屬武陽郡今辰州三

汧公制

方隅

洙曰汧李之所封定功曰汧公李勉也按舊史上

中往往謁之故公作詩補注

南鶴曰唐黔州黔中郡屬江

以別之以李之所封也

與李勉為梁州刺史山南道防禦使似不相關又大厯

初勉已不在梁州意是勉為江西觀察使時治在洪州

其曰南入黔陽天者謂其由黔陽以入豫章也況此詩
首云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
船詩在夔州作甚明若李勉上元初為梁州刺史李十
五丈往謁之則公時在成都不應詩乃云考宰相世系
宗室世系與會要諸書自李勉外餘無封汧國者然新
史謂嶺南節度使召歸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而舊史
謂大曆七年拜工部尚書及滑毫節度却不言封汧國
若如新史云自嶺南歸封汧國免大曆四年方入嶺南
其歸在五年以後公已死矣無容言汧公疑有誤雖舊
史帝紀上元二年建丑月李勉為梁州刺史然是時亦
未封公又大曆二年李勉已召還京尹若李十五丈果
出峽往謁之則此詩作於大曆元年秋故有解榻秋露
懸之句以勉在洪州所迺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
以用陳蕃事史侯博識

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

洙曰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摧雙立之金

莖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直如昔在堯四岳今之黃顙

川洙曰四岳分掌四岳之諸侯黃霸為于邁恨不同所

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

月再圓師曰李丈待甫正當秋月南以客遊既久晨集

風渚亭師曰謂李丈餞別也醉操雲嶠篇操七到反蘇曰徐陵醉

日酒醒讀之自驚以為神助陳統見丈夫貴知己趙曰

而心降師曰此句謂送之以詩也士伸於知己歡罷念歸旋師曰謂酒罷將

贈鄭十八賁大歷元年作

補注鶴曰詩云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當是在雲安作賁乃鄭十七之弟公有答鄭十

道七郎一絕其間有把文驚小陸即其人也梁權編在大歷元年夔州詩內以鄭十七絕句考

之當是元年雲安作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

師曰詩云溫其如玉鄭賁有溫潤君子之德使我得展盡

底蘊無有遺恨

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

趙曰芝以比鄭蓋靈芝人所喜見者故不

可闕於親近也

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

洙曰以避亂也趙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細人尚姑息

趙曰禮記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

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

洙曰不欲枉尺而直尋也

修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求容我不忍以歛扇盧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山終南為仕途捷

徑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蘇曰屈平文詞補注希曰乃詩家標準也尚書

序云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羈離交屈宋洙曰屈宋玉牢落值顏閔洙曰

顏淵閔子騫水陸迷畏洙曰一作長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

青史字不泯趙曰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江文通步云啟丹青並圖青史詩云靡國不泯

趾詠唐虞追隨飯葵莖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

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師曰衰老欲排

金馬門尤補注希曰揚雄傳歷金門應劭曰金馬非本意排字本樊噲傳所謂排闥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大曆元年作

補注

鶴曰唐志殿中省監一人掌天子服御之事南齊有內外殿中監以後篇送楊監赴

蜀見相公詩云送子清秋暮則此同是大曆元年作按賀知章傳張旭吳郡人善草書而好飲醉

後號呼狂走時人號之為張顛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

趙曰漢張伯英善草書人謂之草聖

及茲煩見

示滿目一悽惻

蘇曰孫登曰人事悽惻

補注

希曰選賦步悲寒林而悽惻

風生微綃

洙曰潘安仁詩凱風揚微綃

萬里起古色

師曰言有鏘鏘古人氣象

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

趙曰言筆力浩

汗若溟渤之漲水也師曰自銛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

盡墨洙曰張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久池水盡黑人謂之草聖俊拔

為之主泰伯曰俊拔言筆力超越人也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趙曰張伯

英王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洙曰張乃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

趙曰張旭之逸氣楊公拂篋笥安石曰謂秘藏也舒卷忘寢食

蘇曰李成得王逸少帖舒卷披玩寢食俱忘示兒曰此吾傳家之寶也念昔揮毫端不得

觀酒德趙曰公嘗曰張旭三盃草聖傳晉劉伶善飲而有酒德頌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題云又出則是與前詩同時作

近時馮紹正能畫鵞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

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狀其

快疾勇敢也夢符曰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關羽張飛萬人敵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

仗洙曰玄宗盛時常以冬十月幸溫泉宮時肆獵補注希曰舊史東內曰大明宮正殿曰含元驪山在

昭應縣高宗已後常居東內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

故幸驪山則移含元之仗也趙曰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

洙曰時寧王高麗赤鷹尤俊異補注希曰史記養由基帝獵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兔善射百發百中用

壯字本易
大壯卦

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

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韝上補注

鶴曰此四句蓋傷人無掃除克

亂也狡兔
指佳軒輩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大歷元
年作

趙曰相公杜鴻漸也大補注鶴曰按史永泰二
歷元年授劍南節度使補注年二月杜鴻漸以

黃門侍郎平章事帥蜀是年十二月改大歷元
年明年六月入朝此詩云送子清秋暮當是元

年秋
作

去水絕還波

洙曰古詩長
江無迴波

洩雲無定姿

洙曰陸機賦有
輕盈之艷狀無

實體之
真形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

定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趙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

豪俊貴

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

補注鶴曰

漸為劍南東西川副元帥

解榻再見今

洙曰陳蕃禮徐穉別置一榻去

則縣之

來則解之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補注鶴曰

唐百官志殿中監一人從三品則其位誠高矣為郡之語楊珣有請故云公亦微寓子之清風已盛矣難

拒供給費慎哀漁奪

私洙曰言不以道取也如漁人之漁焉蘇曰張曙秉權勢漁奪貧

民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

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趙曰此公自言也左傳有
已能逐姦邪苟能用
之則亦軒然而奮矣



補注杜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十三

臣 永瑤 恭校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 臣周 鏞

謄錄監生 臣李致祥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十三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洙曰一作刈稻向畢清晨遣

女奴阿鄭曰烏葛切稽豎子阿段往問大歷二年

洙曰文十年王在渚宮註小洲曰渚補注鶴曰官猶言門官漢高帝紀有功勞行田宅師

古曰行音行酒之付猶付與也今使之領田故曰行官東渚即東也按公大歷二年秋自瀼西

居東也此詩當其年秋晚作耗稻謂蒲稗之能為禾害者當去之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

米曰謝靈運詩流池漉粳說文粳稻屬也稻稌也補

注

希曰東渚猶楚詞所謂北渚渚小涯也爾雅釋稌稻曰別一名也七月云十月獲稻說文云沛國謂稻為

糯粳稻屬也字林云糯黏稻粳稻不黏者本草以粳米稻米為二物粳與粳古今字鶴曰佇聞粳稻香則是稻未可刈耗稻不當曰一作刈故下云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惜惜除草至岸傍又云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延蔓靜一資隄防皆是謂去耗稻也上天無偏頗

蒲稗各自長

米曰句奴傳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謝靈運湖中作蒲稗相因依人情見

非類

米曰前漢朱虛侯章請為呂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

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師古曰以斥

諸呂也。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

田家戒其荒

洙曰：前漢武帝紀：野荒田苛也。

功夫

競櫛櫛除草置岸傍

洙曰：食貨志：芸除草也。莊子：天地篇：櫛櫛然用力甚多，櫛苦骨反。

穀者命之本，居安可忘

洙曰：命之一云。今士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

重寶也。晉書：黎元以穀為命。

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吳牛力容易

並驅動，莫當

洙曰：驅去聲。動，莫當一云。紛遊場，世說：滿奮云：吳牛見月而喘，齊還詩：並驅從雨壯。

今世說：今之水牛生江淮，故謂吳牛。趙曰：容易言牛力最多，不以為難也。並驅，則雙駕之也。場者，墾場之場。

豐苗亦已概

鄭曰：概，几利切。稠也。

雲水照方塘

洙曰：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

有

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

洙曰：一

作挈書盤庚若網在網有條而不紊

荆揚風土暖

洙曰周禮曰揚州荆州宜稻

肅肅侯

微霜尚恐主守踈用心未甚臧

洙曰臧善也趙曰主守指行官張望

清朝

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

洙曰書平秩西成

不獨陵我

倉

洙曰詩我倉既盈潘安仁籍田賦我倉如陵我廩如坻也

豈要仁里譽

洙曰里仁為美感

此亂世忙

洙曰非欲調施以安仁里之譽蓋亂世不可不蓄積以為給也

北風吹蒹葭

蟋蟀近中堂

洙曰北風冬風也言歲向冬矣詩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故近中堂

荏苒百

工休鬱紆遲暮傷

洙曰禮月令霜降百工休謝宣遠詩履運傷荏苒陸士衡詩紆鬱游子情

謝琨詩遲暮獨如何師曰詳味此詩託意於除惡以佑善人其終篇在於聚而能散以閔亂離之因乏使甫為

政其意必有見于世者惜其莫之用也

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

四美載歌絲綸

大厯元年作

洙曰按唐書柏氏無顯人惟柏耆傳云將軍良器之子元和中人不顯州郡甫又有詩寄柏學士林居趙曰此詩有戮力自元昆意其柏貞節也然竊有疑焉公詩又有柏學士林居柏大兄弟詩柏二別駕詩豈可指言補注鶴曰唐史唯柏貞節之家乎俟明識辨之柏耆柏良器有傳而俱未嘗有事於蜀當是柏茂林與柏貞節然公有記柏學士林居及柏大兄弟山居詩皆言其精典籍開書卷與此詩言軍功不同按六典太子中允二人正五品下職擬黃門侍郎

此詩云方當節鉞用又云吾病日回首雲臺誰
討論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當是大厯元年

到夔後作是時柏都督在夔按公有送田四弟
將軍以夔州栢中丞命起居江陵衛公疑中允

是中丞二字之誤耳唐職官志百官志中丞正
四品下六典正五品上於賢臣官則尊之句頗叶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

洙曰晉卞壺傳翟湯嘆曰父
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

萃於一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見元

昆

洙曰魏書重以王室多故爾雅先生為昆漢高紀戮力
註并力也趙曰父子兄弟有功於行陣則詩人宜以忠

孝稱之
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

洙曰左太冲蜀都賦廓
靈閣而為門包玉壘而

為宇註玉壘山名華陽國志錦江言蜀人織錦濯其中
則鮮明故曰錦江成都記玉壘山導江縣西北三十里

鶴曰傳所謂以湯止沸也寰宇記曰濯錦江徐之華陽縣公自入蜀見成都之亂蓋寶應元年徐知道反永泰

元年崔旰反殺郭英乂大曆三年七月楊子琳以瀘州刺史反此錦江三沸也玉壘山名今永康軍即是也

補注

鶴曰作此詩時楊子琳未反當是指段子璋反崔光遠攻之兵不戢因而大掠又徐知道崔旰反為

錦江之三沸按九域志玉壘山在茂州而唐志云山在彭州蓋彭州西北至茂州山八十里茂州與蜀州且為

鄰蜀與邛又為鄰豈非栢茂林為邛州刺史與楊子琳李昌夔同起兵討崔旰故云舊史代宗紀永泰二年二

月邛州刺史栢茂林充邛南防禦使劍南西山兵馬使八月又為邛南節度使從杜鴻漸請而王註云杜鴻漸

表栢貞節為邛州刺史殆止據新史鴻漸而言又茂林為防禦使時崔旰亦為茂州刺史充劍南西山防禦使

當是玉壘指旰而言詩云方當節高名入竹帛洙曰鄧鉞用即是茂林為邛南節度使矣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四

功名於
竹帛

新渥照乾坤

洙曰渥恩也

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璵璠

洙曰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重曰譬如芝蘭玉樹生於庭階

同心注師律

洙曰易師出以

律灑血在戎軒

洙曰漢書贊二十八將有來羣彥捷我戎軒梁吳均袖間血灑地

補注

鶴曰舊史云栢茂林而新史杜鴻漸崔寧傳俱以為栢貞節然詳味子弟先卒伍同心注師律奉公舉骨肉誅

叛經寒溫等語意茂林與貞節為兄弟誅叛謂共攻崔盱也故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往江陵有遷轉五

州防禦使之句公為夔府栢都督謝上表其中有云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則都督不是茂林蓋茂林大厯

元年二月方授叩南防禦使八月又為叩南節度使不應又為夔府都督其都督却是栢貞節而中丞則茂林也

絲綸實具載

洙曰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出彌大者也

冕已殊恩

洙曰文選班固西都賦綬冕所興

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

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

洙曰陸佐公石闕銘朱旗萬里

補注鶴曰天寶九載

七月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旗幡並改為赤其諸節度使亦準此崔旰以永泰元年十月反栢當起兵去至大歷元年三月方休兵宜其甲為雪凍上句所謂誅叛經寒溫是也

每聞戰場說歟激懦

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用必絕侵沴

庚根

趙曰以其有功必使之膺節鉞之用必絕侵沴之根以報朝廷

吾病日迴首雲臺

誰再論

洙曰後漢馬武等傳二十八將論云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臺上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

洙曰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註

言薦舉人如車轂之輪轉此詩註栢中兄為栢者按新舊二史所載者上入鎮州說王永宗諭承元移鎮及使李同捷以擅殺同捷流放至賜死而詩中乃言効力於成都又云三止錦江涕即非者矣切疑為栢貞節崔旰之殺郭英乂也貞節與瀘州揚子琳帥師以討之杜鴻漸鎮蜀表授邛州刺史二史皆於傳無所考信故未能修去闕之以俟有聞者師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戮力并力也元昆長兄也時崔旰殺郭英乂栢貞節與楊子琳討平之然貞節父子兄弟皆盡忠孝之節率先士卒注意師律流血於兵重其英聲義氣載之餘綸天子褒以絛冕其皇恩已優渥矣故云新渥照乾坤芝蘭香草璵璠美玉芝蘭與璵璠相疊謂舉族皆賢也誅叛經寒溫謂討賊厯涉歲時金甲雪猶凍言威嚴可畏賊不寒而慄朱旗塵不翻謂靈旗所指煙旗遂息也故聞栢氏之風者懦夫亦為之激昂故曰歆激懦氣奔聖人因多難而興國家多盜而能解紛治劇此其所以為聖人故

云聖王國多盜置官本以待賢士惟臣之賢始尊之以
官故云賢臣官則尊授汾不祥之氣苟朝廷用栢氏東
節鉞必能止不祥之患甫以多病甘自退縮惟回首屬
望栢氏畫像雲臺再論其功故云雲臺誰再論栢氏孝
忠萃於一門此亦唐家之盛事也故甫作詩以歌其事
庶幾天子命之為帥推轂而遣其勢騫揚特出衆人之
表故曰期孤騫也說者皆以栢
者止於入鎮說王永宗非也

聽楊氏歌

大厯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
悲暮年壯士凌如水當是在夔州從舊次

及梁權道編為
大厯元年作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

洙曰前漢外戚傳李延年侍
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

代而獨立以其顏色獨異當代無匹也夢符曰按楚詞
朱唇皓齒博以誇些比德好問習以都些又古樂府雜

曲從來著名惟趙子復有丹唇發皓齒一嬌一態本難
逢如畫如花定相似定功曰阮籍詠懷詩南國有佳人

榮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滿堂慘不樂洙曰前漢刑法

志古人有言曰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
堂皆為之不樂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悵愴於心 響

下清虛裏洙曰一作浮雲裏江城帶素月洙曰謝希逸月賦素月流天 沉乃

清夜起洙曰曹子建中夜起長歎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洙曰世說王敦

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玉唾壺唾壺盡闕荆軻歌於易

水之上士皆 玉盃久寂寞洙曰山海經曰大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盃食韓子曰

凌岳如水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
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必薦豹胎 金管

迷宮徵

洙曰世之議樂者以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肉
聲勝於絲竹則金石固當有間矣孟嘉語也趙

曰以玉孟之寂寞言不敢為聲以金管迷宮徵
言其聲之不逮於歌皆以形容歌聲之妙 勿云聽

者疲愚智心盡死

洙曰韓娥過宋人辱之娥曼聲而哭
長幼皆泣下宋人謝之娥乃曼聲而

歌老幼皆喜躍古聲感
人心之甚至于如此

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

洙曰孟
子曰豪

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

吾聞昔秦青傾側

洙曰一
云側

天下耳

修可曰
列子曰

昔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青
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
求返終身不敢言歸趙曰傾天
下之耳則非特一知己而已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唐志天下兵馬元帥下有前軍中軍後軍兵馬使此詩云問兵到寇起下牢當

是在夔作梁權道編在大歷元年然是一年冬蜀中無事當是永泰元年冬崔旰反時蜀中大亂

夔隸荆南節度趙公到寇至此

太常樓船聲噉

洙曰漢武鑿昆明池始制樓船上建樓櫓蓋官有樓船將軍

問兵

刮寇起下牢

洙曰下牢楚地

補注

鶴曰牧州本治下牢戍夷陵縣有下牢鎮與江陵相近趙

曰同此而上至夔故曰起下牢當是永泰元年冬崔旰反趙自荆南來禦寇駐於白帝公是冬在雲安與之相遇故曰白帝寒城駐錦

收出令奔飛百艘

夢符曰牧州牧也今縣官

袍玄冬示我胡國刀

也牧出令奔同赴軍事也艘船也劉猛蛟突獸紛騰逃
備造關羽乘船數百艘皆會於江陵

白帝寒城駐錦袍

洙曰華陽國志先主征吳於夷道還也於巴東治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

帝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

洙曰莊子說劍庶人之劍蓬頭

眾髮垂曼胡之纓短復之衣

憑軒拔鞘

所交切

天為高翻風轉日木怒

號平水翼雲淡傷哀揉

奴刀切

鐫錯碧鬕鵬鵠膏

洙曰爾雅注鵬

鵠似鳬而小

鉞鍰

洙曰一云鉞鋒

已瑩虛秋濤

洙曰王褒頌巧治鑄千將之搜

清水淬其鋒越砥鉞其鋸注鋒刃芒端秋濤言其色之澄徹如此

鬼物撇披亂坑壕撇

匹

蔑切披

蒼水使者捫赤條

洙曰搜神記曰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文餘手橫刀而立叱

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

龍伯國人罷釣鼇

洙曰列子湯問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

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焉

芮公迴首顏色勞

洙曰芮公荆南節度使

補注

鶴曰唐唯

有豆盧欽望豆盧寬封芮公而非在大歷間按舊史衛伯玉傳廣德元年拜江陵尹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大

歷初丁母憂朝廷以王昶代其任伯玉潛謁將吏不受詔遂起復為節度使大歷十一年入覲卒則荆南自廣

德元年至大歷十一年節度使乃衛公非芮公疑衛訛為芮然王兵馬使二角應詩亦云荆南芮公得將軍何

也師曰是趙芮公未知何所本也

分閫救世用賢豪

洙曰分閫謂閫內事寡人制之閫外

之事將軍制之賢豪趙公也

趙公玉立高歌起補注

希曰桓溫表抗節玉立誓不屈

死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

理

洙曰隱四年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獨治繇而禁之

蜀江如線針如水

洙曰

蜀水至瞿塘則為峽所束如線焉

荆岑彈丸心未已

洙曰言有以一丸泥封大散關也

賊臣惡子休干紀

洙曰史記亂臣賊子陸士衡誅鋤干紀

魑魅魍魎徒為

耳

洙曰宣三年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鎬鼎象耳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魑魅魍魎

莫能逢之注魑魍魎水神也

妖腰亂領敢欣喜用

之不高亦不痺

音婢又音卑

不似長劒須天倚

修可曰荆楚故事曰襄王

與唐勒景差宋玉等游於雲陽之臺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唐勒曰壯士怒兮絕天柱北斗底兮泰山夷景差曰拔士猛毅撼搖覆載鋸牙鋸雲聲其大吐舌萬里唾一世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譬弓掛扶桑長劒

倚天外
王曰苦

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

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洙曰言終用此刀澄
清六合盡象麒麟閣

王兵馬使二角鷹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悲臺哀壑之中有萬里之長江此言
變也當是永泰元年冬王扞寇至夔時作

按舊史衛王大厯初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其
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邀起復再任王得非

乎昂

悲臺蕭瑟石龍從

洙曰潘岳西征賦龍從
遙迫註龍從高大貌也

哀壑杈枒浩

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

夢符曰按世說有人譏周僕射
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

吾若萬里長江何能
千里一曲即周顒也
迴風滔日孤光動角鷹倒翻壯士

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
洙曰見黑白二鷹詩注趙曰舊

本作徐侯鍾殊無理義王介甫善本作條徐墜
於理或然晉潘足苦雨行賦云始蒙濊而徐墜目如愁

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
音壁易趙曰項

羽傳楊喜追羽羽叱之人馬辟易師
古注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韞上鋒稜十二翻

洙曰鮑明遠昔如韞上鷹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勲起安西崑崙

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
亭符曰按楚辭因虛元
於虞淵註虞淵日所入

也淵與泉同洙曰白羽箭也猊獅子也補注
希曰即列
一走五百里鄭曰後先九切猊五兮切子所謂駕

八駿之來升崑崙之丘上林賦滿白羽文頽
日引弓盡箭鏑為滿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
敢決豈不

與之齊荆南尚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一云翔雲惡鳥

飛飛啄金屋

洙曰謂賊陷長安

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去六合梟驚

分

洙曰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也師曰悲臺哀壑長江先言荆楚風景故述角鷹之所由出也龍從高大貌

杖材不齊貌鷹有角亦若馬有肉駿也軒勇氣亦謂青油幕下軒昂其勇氣也杜田云軒昂氣恐理或不然王

兵馬與徐侯穉皆趙芮公猛將故以二鷹猛腦況之愁胡謂思胡地辟易退却貌不自惜言不保其性命韉以

皮謂其臂也西安都護府崑崙虞泉皆在西白羽乃箭名三狡貌喻西域三部王公起于安西嘗擒西域胡酋

其勇決似鷹故託以美之金屋謂天子黃金闕也惡鳥喻史思明殘黨猶陷長安故于美欲得王公驅其羣以

清六合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雜揉故曰臬驚分臬食母之鳥

甘林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捨舟越西岡必是自東也登灤西梁權道編在大歷元年然詩中言貨豆

實送王龜以漆軍旅之用蓋以大歷二年吐蕃寇近畿子儀屯涇陽京師戒嚴故又云戎馬何時稀是秋公居東也

捨舟越西岡

洙曰謝靈運舍舟眺迥渚

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

鳥知人歸

修可曰曹子建好鳥鳴高枝

晨光映遠山

洙曰陶潛晨光熹微謝玄暉窓

中列
連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

洙曰荆扉柴門也

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

洙曰莊子藜藿不糝

未肯

羨輕肥

洙曰子路願肥馬衣輕裘

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

洙曰

其嗜欲深者乃天機淺矣趙曰天機雖三出莊子而今所用則蛇曰子動吾天機主自然也舊註非

勿矜

朱門是

洙曰郭景純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陋此白屋非

洙曰蕭望之傳周公致白

屋之士師古曰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之居也

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

時危賦斂數

色角切

脫粟為爾揮

洙曰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此言民雖困賦

斂猶能致意於賓客故曰可依也

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

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

洙曰言賦斂頻重而民無

餘賢迫此公家威在上者苛急也趙補注鶴曰按舊史
曰言豆雖結實而長老者不得喫也大厯元年閏

十月丁未百寮上表以軍興急於糧餉請納職田以助
費十二月勅諸州科歛百姓致戶口凋弊二年三月又
稅青苗地田命御史府差使徵之可見賦歛之數貨
豆以送王畿蓋以此徵取之苛故云迫此公家賦主

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哀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

死王命慎莫遠奮飛趙曰詩不能奮飛

雨永泰元年作

補注鶴曰公以永泰元年至雲安明年方遷居
夔州郭今詩云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并

蓋言其年秋早當是其
年在雲安作詳見詩註

行雲逋崇高

洙曰蓋雲行則施雨

飛雨藹而至潺潺石間溜汨汨

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弃

洙曰陽過亢則旱而無歲望矣

皇天

德澤降焦卷有生意

趙曰應璩與岑瑜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磧銷鏹草木焦卷也

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補

注

鶴曰舊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乙巳始雨七月又旱以久旱遠近臣錄因是年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

洙曰以其應期也

清霜九月天髣髴

見滯穗

洙曰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

郊扉及我私

洙曰郊扉一云栽耘詩遂及我私

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洙曰子貢過漢陰見一大人方為圓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杜
曰峽內無井取江水飲之

鄭典設自施州歸

宋曰春秋時巴國界秦昭王置黔中郡梁改為施州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六典典設局典設四人從六品下掌太子湯沐灑掃鋪陳之事裴冕以附李輔

國貶施州移澧州而大曆二年自澧州拜左僕射則是當時在永泰元年冬作故詩云孟冬方

首路詩見後寄

裴施州詩注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

洙曰

言以其義而動也師曰出處君子之大致不可妄動鄭公雖冒暑有適蓋以鄭子每乏是以南謁裴施州亦以義動不肯妄行役也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

洙曰回也庶手屢空

南謁裴

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本登頓入矢石

洙曰言補險阻也

注

希曰叔孫通傳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惑聽子

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

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孟盤頗狼籍

洙曰言雖幽遠而敬

客之意不異於中華也史滑稽傳履舄交錯孟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時雖屬喪

亂事貴賞

洙曰一作當

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

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鈎

洙曰銀鈎書也言字體交連勁峭如銀鈎

森疎見矛戟

李符曰按北史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矛戟森森李義深

倒

展喜旋歸

洙曰蔡雖倒屣而迎王粲趙曰倒屣不上鞋踵也

畫地來所厯

鄭曰畫去

聲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開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

鄭曰如字又音迹洙曰見權宜借寇恂注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簾

葭塞

洙曰一作塞

嶠穿蘿鳥窠補注

鶴曰蘿見上注詩注萬一名女蘿故合而言

之曰萬蘿窠如伍子胥窠面之窠

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

路

洙曰顏延年改服飾徒侶首路踰險難

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

血不赤

洙曰言非良馬也修可曰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曰大宛國多善馬汗血言其先

天馬也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補注

希曰選詩終然謝天代

我有

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

師曰鳥道謂飛鳥庶之道蓋言高險也

脫蹉跌厄

上倉何切
下徒結切

種萬莖

并序鄭曰上鳥禾切下
勣呂切大歷元年作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萬莖向二旬

矣而莖不甲坼伊人覓青青

趙曰別本伊人作獨野

傷時君子

或晚得微祿輒軻不進因作此詩

補注

鶴曰序曰堂下理小畦堂即客堂也詩云
枯早於其中處方慘如燬謂大歷元年大

旱自三月不雨至于
六月當是其年作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災方慘如燬日

詩王室如燬言陰陽乖繆而致旱也

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霞歛奔

命師伯集所使

洙曰以旱而物無生意也趙曰漢書嘉生之類注寺指為木狄仁傑傳風伯清

塵雨師

補注

希曰郊祀志神降之嘉生師古曰嘉生謂衆瑞河東賦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

東指麾赤白日瀕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

趙曰謝朓詩森森散雨足端本曰瀕洞雲色起貌散足言雨散作而止足也已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西靡

謂斜雨山泉落滄海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

蕭洒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

洙曰經始言初無畦而始經構之也

芑兮

疏之常隨事菑具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句不

甲坼空惜埋泥滓

趙曰易云百穀草木皆甲坼遲奮迅泥滓

野覓迷汝來宗

生實於此

修可曰楊子雲蜀都賦其竹則宗生菰攢俊茂豐美又左思吳都賦楠檣之木相思之樹

宗生高岡族茂幽阜

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

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

洙曰言莖為莧所蕪以喻賢者為小人見

掩抑也

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

趙曰言賢良之人得位則不怨非似邪佞得位

而封已亦猶嘉蔬之莖出地則不滋非似野莧之得而滋蔓也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註曰封厚也

擁

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

洙曰小人衆也趙曰芝蘭所以壅塞以荆杞之衆多也非特莖

耳 中國陷蕭父老圃永為恥登於白玉盤

洙曰漢官儀曰封禪壇有

白玉盤

藉以如霞綺覓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洙曰有其文者必有

其容有其容者必有其德喻小人雖有掩抑之才而終不為邦家所用師曰胡顏謂強厚顏也野覓始雖盛及萬莖生長登於白玉之盤藉以如霞之綺遂使彼無所用不猶強顏入吾筐篚之內不亦無恥乎以喻小人掩君子一旦登于玉堂則小人將何顏而居朝乎終亦不用而已矣

秋風二首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巫山又云上牢下牢皆是夔州所作詩又云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

連百蠻蓋以廣德永泰吐蕃與黨項羌渾奴利入寇而言當是大歷元年

秋風浙浙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

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水關關

津也鄭功曰與上牢相連荆州記峽江突起最險處山複陡下名下牢關

吳檣楚柁牽百丈

洙曰檣柁百丈皆船上器用也夢符曰按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

暖向

成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戰戰自青羌連白蠻

趙曰舊本

作百蠻善本作白蠻極是蓋萬州以西有烏蠻白蠻也公於夔詠懷詩云絕塞烏蠻地

補注

鶴曰青羌

謂吐谷渾其先居於徙河之青山又界內有青海乾封元年封青海國王白蠻在東謝蠻之南東謝蠻又在黔

州之西數百里

中已不得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洙曰戍鼓戍樓鼓也

秋風浙浙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

洙曰東流言逝而不反也日微言迫

遲暮

天清小城擣練急

洙曰為征戍者為寒衣也

石古細路行人稀

洙曰以商旅未通也

不知明月為誰好
早晚孤帆他夜歸
會將白

髮倚庾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洙曰時經喪亂也師曰百川東流其勢順然也喻天

下當敘順于天子月臣道也日君道也月微乃其常日不當微西日微喻京師為賊所陷代宗出幸擣練急謂婦人送征戍之衣行人稀謂商旅不通也故園池臺今是非傷故里為寇焚蕩也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大厯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十月荆南雷怒號當是大厯元年作詳見注及後篇寄王十將軍承俊詩

天

洙曰一作山

雨蕭蕭滯

洙曰一云帶

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

趙曰楚辭

曰幽獨處
手山中

銳頭將軍來何遲

洙曰傳言白
起頭小而銳

令我心中苦

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

猿狄泥潭漠漠饑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

再得

趙曰古詩會面安可知
李延年歌佳人難再得

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

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

飛星宿落

鄭曰宿惡殺
切列星也

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

五千萃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正

鬱陶憶

洙曰一
云恨

昔范增碎玉斗

洙曰鴻門之會漢王使
張良獻玉斗于范增

碎未使吳兵著白袍趙曰南史梁人陳慶之昏昏閭闔

閉氛祲十月荆南雷怒號洙曰時賊據京師十月而雷

也舊注云時賊據京師是大歷二年補注希曰禮樂

師晏然矣鄭曰授子鳩切精氣感祥

志游閭闔

應劭曰天門此蓋京師而云永泰元年吐蕃回紇黨項

羌渾如刺屢入寇京師戒嚴趙注謂大歷二年京師晏

然矣按史其年九月十月却吐蕃之擾又戒嚴唯元年

無事鶴曰公嘗賦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李秘書有二一李十五秘書一李八秘書此當是大歷二年在夔州別李十五文秘書公

有贈李十五丈別詩為辛苦行蓋被生事牽
又云長受衆目鄰惟其坐事之薄故居於寺

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失心疾

鄭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安為

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

洙曰佛西

方之教其法有大觀大覺也

補注

希曰止觀經蓋摩訶止觀是經凡十卷昔天台僧湛然嘗為止觀輔

行傳弘訣又述止觀科文昔天寶十四年臨安私記元年建巳月請再書勅校未周衆已潛寫屬海隅喪亂法侶星移或將入漳衛或持往吳楚寶應于滿陽重勅云云今詩作於大厯初則重開之義亦見矣

老身

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

又云我

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縛雞行

鄭曰縛伏約切大厯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注目寒江倚山閣當是大厯元年冬寓居夔西閣時作故又云小奴縛雞

向市賣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
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

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趙曰人之得失如雞如蟲又且相仍

何時而了乎至於注目寒江倚山閣則所思遠矣近世惟黃魯直達此詩之旨其書醕池寺書堂云小點大癡蟾蜍捕蟬有餘不足變情蛭退食歸來北窓夢一江風月趣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師曰愛蟲則害雞愛雞則害蟲利害得失要在權其輕重而為之除寇則勞民愛民則養寇其理亦猶是也與其養寇孰若勞民與

其食蟲孰

若存鷄

負薪行

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生肆於市廛擔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蘇曰海南亦

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與下篇最能行同時作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歸州之男故一以

昭君一以屈原喻之當是大歷元年公初到夔見其習俗如此故作梁權道編在二年然詩云地褊衣寒困石根未必至二年冬方有作也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

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

趙曰陸機詩土風清且嘉

應當

門戶女出入

趙曰晉傳玄豫章行曰男兒當門戶隨地自生神今公詩却云女當門戶也 補

注

鶴曰毛詩汝墳曰遵彼汝墳伐其條枚蓋君子從役於外而婦人為樵薪之事又古詩云健婦持門戶則

女當門戶從事樵薪其來已久 趙何為於公此句為創見也

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

得錢應供給補注

希曰爾雅樵米薪即薪釋曰郭云指解今樵薪一名樵一名米薪一名即

薪今江東閩中多 至老雙鬟只垂頸

野花山葉銀釵並

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

沐曰鹽井有鹽井 面粧首飾

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云一

北有昭君村

師曰售賣也夔有鹽井婦人當門戶或負新販鹽以自給其女麤醜可知蒼舒曰按

歸州圖經王橋字昭石漢記注云南郡稱婦人侍詔掖
庭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庫韓邪單于來朝帝賜單于侍
詔掖庭王橋為匈奴閼氏按樂府解題云帝後宮既多
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
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塗之及後匈奴
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當行及入解光彩射人悚動左
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
工毛延壽陳敏劉白龔寬楊杜樊青皆弃市

最能行

大厯元年作

補注

鶴曰此篇雖以歸州舟人最能操舟而作
然首云峽中丈夫多在水則不獨指歸州

人也與負薪行
同大厯元年作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

加我貧窮取給行艤子洙曰峽人富則為商旅貧則為人操舟以地居山水之間瘠惡

無以耕也修可曰博雅曰舸舟也又楊雄方言南楚江湖湘凡船大者謂之舸舸小舟言輕如小葉也師曰舸

樂音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歌帆側拖入波

濤鄭曰拖檣旋梢漬無險阻鄭曰旋隨惡切洙曰檣旋

補注鶴曰毛詩汝墳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而爾雅曰汝為墳天曰汝有墳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

為小水故知墳當作漬郭璞引遵彼汝墳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為漬也水之回者曰旋曰渦郭景純江賦盤

渦石轉是也峽江多渦旋能没人舟故撒旋稍漬朝發不以為險者歸州長年為最能稍猶泊撒猶過也

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洙曰

作歸州長年與最能

趙曰言行瞿塘峽與虎鬚灘甚易也

補注

鶴曰趙注以虎鬚為

灘名甚是接峽程記自蠻江枯柏池凡三百八十江會于峽前次荆門都四百五十灘此應是其一如狼尾灘虎牙灘是也其有瞿塘不與三峽之數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

客

洙曰左傳南風不競

若道土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洙曰屈原

有宅在歸州定功曰後漢郡國志註荆州記秭歸縣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頃累石為屋基今地名樂平

寄裴施州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裴冕以附李輔國表輔國親昵衍士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貶施州

數月移澧州復徵為左僕射以大厯四年十二月辛按舊史大厯二年二月戊寅以澧州刺史

裴冕為左僕射則是詩在永泰元年冬作蓋史云刺施州止數月遂移澧州而由山陵使生貶在廣德元年九月丙申而此詩云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黑裘故定為在永泰元年冬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殊不考也

廊廟之具裴施州

洙曰潘安仁器非廊廟安

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

大鑪在東序

洙曰禮樂之所在也夢符曰按詩賁鼓維鏞大鐘曰鑪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鐘鏞

以言至和所自出東陽位也

冰壺玉衡縣清秋

洙曰氣宇之清激也夢符曰按文選清如

玉壺冰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遷愁

堯有四岳明至理

洙曰堯建四岳以共治天下

漢二千石真分憂

洙曰

宣帝曰我與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幾度寄書白鹽北洙曰施州在白鹽山之北也趙曰白

鹽者夔州之山此裴使君寄書與公義補注鶴曰按九善明也舊註云施州在鹽山之北非矣城志施州

北至夔州三百餘里則夔州在施州之南不應云寄書白鹽北殆謂公在白鹽山之東北故自漢西移東也云

白鹽危嶠北亦甲古城東苦寒贈我青羔洙曰一作縹裘霜雪迴光避錦

袖蛟龍動篋蟠銀鈎洙曰龍蛇銀鈎皆字體也言所惠之書如龍蛇銀鈎屈蟠交連趙曰

今藏裴公銀鈎於其中所以龍蛇動於篋也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

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趙曰言我將老而免憂子

孫無他以後來之人相換有裴君諸子才華之盛美矣師曰東序殷學也金鐘大鐃乃禮樂之器言能文之以

禮樂也。冰壺玉衡，言其清和也。甫以施州比亮之四岳，漢之二千石。施州在白鹽山之北。甫屢得其惠書，與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蓋言裘也。龍蛇動，蓮螭銀鈎，蓋言書字體勢也。紫衣使者辭復，命言朝廷必遣使辟召之也。

奉贈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又云「老夫自汲澗野水」，日冷冷當是大歷三年。

秋在東屯作時吐蕃寇郊，靈州京師戒嚴。故又云「龍蛇尚格鬪，洒血暗郊垌」。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

師曰

甫有渴疾，故忽忽不樂。至秋風稍蘇，故云「悲風方一醒」。西有崑崙山，王母與漢武帝相會于此，常有青鳥為使。

甫以薛十二有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趙曰晉道壹

仙姿故以況之慘澹也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

慰揚舲趙曰劉勰彌勒石像碑云似清文動哀玉趙曰

佳士之文清如玉聲見道發新硯洙曰莊子屠牛坦刀

之哀蓋環佩之類之善屬文復欲學鴟夷子洙曰貨殖傳范蠡浮江湖改

能知道故云洙曰貨殖傳范蠡浮江湖改姓適齊為鴟夷子註顏師古

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待勒

燕山銘洙曰寶憲勳功燕誰重斷蛇劍洙曰一云口重

斬蛇致君君未聽洙曰伊尹致君堯舜趙曰此言利器

如漢朱雲所用之劍而未施有致君

之術業而君未用

志在麒麟閣

見今代麒麟閣注

無心雲母屏

洙曰後漢鄭弘

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早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師曰昔范蠡號鴟夷子鴟夷子乃韋囊也甫魁薛莫學鴟夷子泛湖當如實憲立功勒銘于燕然山畫象麒麟閣無徒若鄭弘為帝寵春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局相賜以雲母屏隔坐而已

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

洙曰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邛之富人卓氏有女名文君新寡

若琴相如因以琴心挑之遂為夫婦晏曰雙星牛郎織女也

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

螢

晏曰車盾聚螢讀書

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

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鬼為農

知地形

洙曰九章有山鬼

補注

希曰漢百官表凡吏人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秦本紀告祖

龍死事亦

誰於坐錦帳

洙曰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

苦厭食魚腥東

南兩岸坼

孫曰謂峽江也

橫水注滄溟碧色忽

洙曰一云苦

惆悵風

雷搜百靈

洙曰見茲山朝百靈註

空中石

一云有

白虎赤節引娉婷

補注

希曰石善本作右赤節猶蜂節也

自云帝里女

洙曰云一云季文選我天帝之季女

嘆雨鳳皇翎

洙曰弄玉帝女也乘鳳皇仙去師曰樂已嘆酒為雨故云嘆雨

襄王薄行

跡莫學冷如丁

洙曰丁丁令威也去家一十年始一歸也

千秋一拭淚夢覺

有微馨

洙曰見宋玉高唐賦云

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瑩

洙曰李廣射石

虎沒羽楊子雲曰至誠則
石金為開運賦琳珉青瑩
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

洙曰

無分清濁也

龍蛇尚格闕洒血暗郊垌吾聞聰明主治國用

輕刑

洙曰尚德也

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

又始盈庾

洙曰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為國當藉材也

榮華貴少壯豈食楚

江萍

洙曰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色赤以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師曰至誠則金石為開甫言薛

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以感人主使之輕刑消兵務從節儉搜求賢俊如是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薛於此可以撮取榮華於年少之日豈但如甫客寓荆楚而食萍實也哉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大歷

元年

作

補注

鶴曰詩云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傍舍未曾嗔又云江村意自放林

木心所欣當是大厯二年瀼西作雖東屯瀼西俱有茅屋東屯詩所謂東屯復瀼西東宿茅屋

是也然因圖在瀼西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

洙曰襄陽耆舊記龐德公在污水上至不入襄陽城及

乎歸茅宇

洙曰一云及歸在茅屋

旁舍未曾嗔

趙曰漢高祖適從旁舍來

老病

忌拘束應接喪精神

趙曰使人應接不暇

補注

布曰楊雄解嘲但費精神於此

江

村意日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

飯之半牛力晚來新

修可曰張平子南都賦春花夏笋秋韭冬菁注菁蔓菁也

補注

希曰坊記註藟菁心陳宋之間謂之藟陸機藟菁幽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藟荒燕菁也

深耕種

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

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芥

補注希曰爾雅芥楚

蔡釋曰郭云今水中芥按本草陶注二月三月作菜時可作蔬又有渣芥別本注云有兩種荻芥赤芥

雄

者左駟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

一作驚

矰繳勤

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驚皇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

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

趙曰宋玉賦寒心酸鼻

寫懷二首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按公永泰元年至雲安大歷元年移居夔州郭

三年下峽此當是大歷二年作故云三歲詩又末云負暄候樵收歲暮日月疾殆二年冬也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超競行行見羈東

趙曰

古樂府冉冉暮中起
古詩行行重行行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

洙曰言貴賤貧富一

委順之而已所謂樂天之命者趙曰賤之所以悲者以貴形之也故無貴則賤者不悲貧之所不足者以富形

之也故無富則貧者亦足

萬古一骸骨

洙曰同歸於死

鄰家通歌哭鄙夫到

巫峽三歲如轉燭

洙曰言光景之迅速也

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

辱

洙曰一歸之於真

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

趙曰公嘗為左拾遺今又為工

部員外郎則所謂班公時年五十六矣所謂暮齒然日給還脫粟而已蓋其貧故也編蓬石城東

洙曰編蓬

采藥山北林

一作

谷

洙曰許微君詢詩采藥白雲隈畧以肆所養許

以庇風雨

政隱居北山采藥讀易自號

補注

鶴曰石城在夔州虎牙行云壁立石城橫

太易先生漢武三召不起

塞起又觀公孫弟子舞劍器詩云瞿塘石城草蕭瑟是也

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

非關故安排

洙曰謝靈運詩居當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曾是順幽獨

洙曰謝靈運詩

安排徒空言

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鈎曲曲直吾不知負

幽獨賴鳴琴

暄候樵牧

洙曰後漢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趙勝負暄坐聽風簷候樵牧之歸洙曰列

子楊朱篇曰昔者宋國有田夫墜東作自曝於日顧謂妻
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當有重賞師曰冉冉無
氣貌人起競於物則氣喪矣凡百所行但見羈束不自由
也君子當安乎富貴賤樂天知命而不憂南檢校工
部故云朝班暮齒乃晚年也編蓬所以禦風而採藥所
以療衰病雖不特達然能守其節操不為紛華所變故
云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孟子曰古者以利為本人
當安時處順不用注意安排排者則是以利為本是以達
理之士其直如
弦負暄炙背也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

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

一作

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

一作

中人

一作

以薄寒中人

世亂如饑飢

定功曰顏延年曰亂世人事如蟻風

古者三皇前滿

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

洙曰古三皇之前民未有知結繩之

後民偽日起而是非交構如膠漆然趙曰莊子曰侍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禍首燧人氏

厲階董狐筆

洙曰燧人火化而爭欲之心生董狐直筆而是非之端起故以燧人為禍首以董狐

為厲階也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洙曰言愈察則愈繁放神八極外

俯仰俱蕭瑟

趙曰莊子其疾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

補注

鶴曰爾雅及漢禮樂志俱

云西極而北乃云八極蓋本過秦論云并吞八荒而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終契如往

還

洙曰一云終然契真如

得匪合

洙曰一云金仙術

師曰甫以私居口體為累不免驅兒

營治生計以為口實故也榮名忽中人謂暮年檢校工部三皇之前其風淳朴欲寡而自足結繩之後巧偽日滋如膠漆然是以燧人火化而爭欲之心起董狐直筆而是非之端生此甫所以有禍首厲階之語也有燈則有蛾有蛾則有爭要在放神俯仰無所凝滯視死生如往還

可歎

大歷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太守頃者在南山則詩作於李勉大歷二年入朝為京尹後當是大歷四

年勉入廣時公在潭州作梁權道編在大歷元年夔州詩內不考勉是時尚未為南山守也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

洙曰言雲本無衣人以為衣人以為

狗而已趙曰浮雲因變態不常之物然初為白衣變為蒼狗譬萬事之變不可名狀也

補注

希曰維摩

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故此用其意而變其語
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

無不有

洙曰非特雲也古今人事亦如此者旅

近者扶眼去其夫

洙曰一云味

河東女兒身姓柳

趙曰不喜其夫如扶眼中之物而去之東北人方言不喜見者每曰扶眼

補注

希曰扶眼云出吳世家伍子胥事

丈夫正色動引經鄴城客子王

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

賣履好事就之為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

敬頗久

洙曰宗至也趙曰惟王季友正色引經在唐文甫料惟載季友詩觀公全篇所云則王佐之才矣

注

鶴曰按豫章圖經唐王季友鄴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為賓客正色引經勉甚敬之善為詩見元結

篋中集又隆興有石幢載收守名爵李勉在張鎬之後
親少游之前而鎬以廣德二年九月卒勉以其年九月
繼之舊史代宗紀廣德二年九月辛酉命洪州刺史李
勉副知選事又舊史李勉傳大歷二年來朝拜京兆尹
兼御史大夫故詩曰太守頃者在南山以京兆有南山
而云然則詩當作於二年後也勉大歷四年十二月已
在廣平馮衆道朱濟之亂則其刺廣亦在其年後當德
宗之初加平章公檢校左僕射可謂不負公李色疑丞
曠前後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
之句

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

趙曰言人生相得氣合則勿疑若更反覆則旁人看之亦

醜也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

珠曰明月之珠紫氣衝斗見張

華傳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在山

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

塿

培都苟切下路苟切洙曰魏都賦培塿之與方壺修塿可曰左傳曰邵婁無松柏說文曰培塿小土山方言曰

家秦晉之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即用為義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高者曰培塿

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

洙曰堯義仲和仲書地平天成又禹平水土

王也

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丞曠前後

洙曰三公論道經邦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趙曰

王也可以論道而留滯于江湖阻隔於致身李也可為疑丞而天子前後用闕斯人也死為星辰終

不滅

洙曰見方朔為歲星注

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

風后力牧長迴首

洙曰風后力牧黃帝時良臣也師曰水無情而狗有情如水猶之可也麼

而為拘則甚矣古今人事變更有同浮雲河東柳氏之
女疾其夫貧醜抉眼以去其夫王生然王生通經孝友
之士也見愛於太守李侯而見惡於其妻亦足見人生
反覆萬事變更如浮雲然茲可歎也帝王世紀云黃帝
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復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
萬羣帝歎曰風天號令垢去土后在也豈有姓風名后
者哉千鈞之弩畢力能速驅羊萬羣牧民為善豈有姓
力名牧者哉乃得風后於海隅力牧於大澤甫以王李
二人比之風后力牧可以論道可以
丞疑以輔王室故回首以眷思之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歷二年作

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
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

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

劒器渾脫濶濶

上力周切
下力支切

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

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

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

子亦非盛顏既辯其由來知波濶莫二撫事慷慨聊

為劒器行往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

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劒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

即公孫可知矣行曰

補注

鶴曰大厯二年十月公雖在東屯而今序云夔州別駕元持宅見李十二娘舞劍器

殆是公暫出府中也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

天地為之久低昂

敏功曰言不自安也

燿如羿射九日落

燿音酷涿曰亮

時十日並出亮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墮其羽翼

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

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涿曰皆言舞劍器回旋疾徐變態也

絳脣珠袖

兩寂寞

涿曰燕城賦玉貌絳脣敏功曰謂公孫已死也

晚

涿曰一作脫

有弟子傳芬

芳

饒曰李十二娘傳其術

臨潁美人在白帝

饒曰白帝即夔州魚復縣甫於此見之

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

帝侍女八千人

晁曰先帝指元宗也

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

似反掌風塵頽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煙女樂餘姿

映寒日

夢符曰按唐志元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女子第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

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洙曰祿山之亂梨園弟子及雜伎皆流散也

補注

希曰開元初至

大厯故曰五十年間安祿山入京師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銜落陽自是其散如煙之不可

收金粟堆南木已拱

洙曰見金粟堆南松柏裏註左傳墓木拱矣江淹恨賦拱木欲魂趙

曰金粟堆在明皇秦陵之北

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

夢符

曰按古樂府今日樂相樂行綺殿文雅通玳筵歡起密
又曰歌朱唇動愛神舉洛陽少童郎郢女古稱淶水今
白紵催絃急
管為君舞
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齟齬

荒山轉愁疾

洙曰足重滿也言奔走流落而足重滿爾
趙曰公自言去留未定今徒足齟齬荒山足

耳聾如滿也所謂
重既累滿是也

補注

希曰淮南子楚欲攻晉墨子聞
之自晉趨而十日十夜足重滿

而不休息至
於耶見楚王

虎牙行

洙曰虎牙灘名也險絕蕭疏借江陵日也
兵于此復常為七戍之地鮑曰虎牙山名

盛弘之荊州記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
荆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楚西塞也

補注

鶴曰後漢志南郡夷陵有荆門有虎牙山
荆州記曰荆門江南虎牙江北虎牙有文

如虎荆門上合下關今詩云八荒十年防盜賊當
是大曆二年作又云犬戎錄甲聞丹極指吐蕃寇

鄒靈宗師
戒履也

秋風歔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

虎牙銅柱皆傾側

洙曰虎牙銅柱並灘名言江漢之間亦未寧靜也虎牙屬南郡山名見後

漢志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壑窈窕溪谷黑杜鵑不來猿猱

寒山鬼幽憂雪霜逼

洙曰楚九歌有山鬼詩

楚老長嗟憶炎瘴

洙曰

以慘急所以憶炎瘴也

補注

鶴曰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薰蒸之所成炎方地脉疏而氣洩

愆陽不收人為瘴所成瘴今云巫峽陰岑常多朔漠之氣老者憶

瘴今云巫峽陰岑常多朔漠之氣老者憶

南方之瘴蓋傷兵戈連年殺氣日盛也

三尺角弓兩斛力

洙曰弓短而勁力不能勝也

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

洙曰時多防戎也

漁陽突

騎獵青丘

洙曰榛山之反皆漁陽突騎漁陽燕薊青丘內地屬洛陽

犬戎鏢甲圍丹

極

洙曰犬戎吐蕃也丹極帝居也時吐蕃陷京師

八荒十年防盜賊

補注此句

上疑脫一句爾雅以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而賈誼始為并吞八荒之說師古言之矣見上注

戍誅求寡妻哭

洙曰以征伐而在外故多寡妻

遠客中宵淚霑臆

錦樹行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

當是大愿二
年來也作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

洙曰時不我與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霜凋碧樹作錦樹

洙曰木華經霜而紅故若錦然

萬壑東逝無停留

洙曰

聖賢之傷時者莫不寓意於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歎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

人住青丘

趙曰東郭愛川之郭也老人公自言

補注

荒戍之城當是指赤甲城城公孫述所築

寰宇記云奉節縣北三十里與舊白帝城相連青丘豈非指東屯以其在東故曰青

飛書白帝營斗

栗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

羴牛

洙曰天馬隨羴牛喻君子而隨小人趙曰羴牛無以充天馬之飼與羴牛無異矣羴牛蠻中牛也

自古聖賢多薄命

洙曰伯夷之饑死孔子之栖栖顏回之大孟軻之坎軻皆薄命之聖賢也

姦雄惡少封公侯

洙曰漢祖之起所取侯者皆屠沽刀筆之人

故國三年一

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孤

白裘

洙曰五陵漢帝五陵也言當貴者賤當賤者貴是皆傷時也夢符曰按史記秦因孟嘗君昌說幸姬

求解姬曰願得君孫白裘直千金以獻昭王有客能狗盜入秦宮藏盜得孫白裘獻之遂得歸齊矣又禮士不

衣狐白

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邦國

趙曰傳玄張章行男兒當

門戶墮地自生神生男有膂力可以用武致功則一生之問所取富貴傾動邦國與美人容貌一顧傾人城再

願頤不同

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洙曰天下風塵則姦

邪得志師曰日短歲暮皆傷老之將至而歲不我與也
飛書白帝謂有所請丐也天馬跋足隨羗牛喻君子失
所而混居小人之中聖賢命薄惡少封侯五陵豪貴反
顛倒鄉里小兒孤白裘皆歎亂世貴者反賤賤者反貴
如小人徒有勢力動取富
貴蓋以天下風塵故也

赤霄行

蘇曰嚴武一日欲殺甫及章彝集吏於門
武出冠掛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殺得

止獨殺彝於是亦有赤霄行以叙
其事趙曰此篇乃遭侮而感嘆之作
補注鶴曰蘇注

作而梁權道編在大厯二年夔州詩內若梁編
為是則是時武死已兩年不應方形之詩末云

老翁慎莫怪少年當是指郭英又與莫相疑行
同是永泰元年作故莫相疑亦有晚將來契託

年少之句
詳見前注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

冰曰以非類也非類故不相知不相

知而相從則見辱矣

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

趙曰玄圃在崑

崑山上之別名見葛仙傳晉左九嬪孔雀賦云擢翠尾之修莖

江中洶河嚇飛鷺嚇泥

却落羞華屋

趙曰洶河者鵠鵠也飛燕從江上來為洶河所疑意謂燕爭其魚而嚇之歸華屋之

上負此羞恥街泥而却落也

皇孫猶曾蓮勺困

冰曰孝宣帝紀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然

亦喜游俠數上下諸侯常因於蓮勺國中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鄉人名為國中

蓮音輦 衛莊見貶傷其足

冰曰出左傳則鮑牽而運高

而立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

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衛作鮑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

篇

趙曰老翁公自指言也少年則所見辱之子也陳壽所上諸葛亮集二十四篇而貴和第十一此公所以

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

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言不

可錄小怨而棄大德也趙曰此見公胸懷之廓落無宿憾矣漢文帝與匈奴書曰朕與單于捐細故師古曰細

故小事也師曰博物志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有如雲霞其色無定爾雅釋鳥鵲鵲郭璞注今之鵲鵲也

好羣飛沉水食魚俗呼為淘河孔雀與牛非其類猶君子小人非其類不虞小人反為小人中傷淘河飛燕啣

泥以汙華屋猶小人居朝反為污辱皇孫鮑莊已見內翰注語云君子坦蕩蕩此甫末章有貴和句而不記錄

其小怨不然何以見君子之大

前苦寒行二首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當是大歷元年正月公在雲安作詩

見注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蜎

修可曰西京雜記漢元封二年大雪

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蹢縮如蜎鄭曰蜎于貴切蟲似豪猪者

楚江巫峽冰入懷虎

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客

洙曰公杜陵人乃秦地也

慣習炎

蒸歲締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趙曰以楚地多

熱故也白羽言扇也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補注

鶴曰舊史永泰元年正月

癸巳雪盈尺二年正月丁巳朔大雪平地二尺而新史不書新史務簡嚴而事物之紀多不該盡如斯之類非一觀唐史者當合新舊書並觀之永泰元年白帝之雪公雖不見殆得於所聞也凍埋蛟龍南

浦縮

趙曰此言水涸火也

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

趙曰

楚地多熱故四時寒衣以雪為訝也

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鳥足恐斷

羲和迭送將安歸

洙曰言陰盛陽弱日不能破羣陰也趙曰淮南子曰日中有駿鳥註云跋

趾也謂三足鳥也羲和日御也以雪而鳥斷則羲和取日車失其所歸矣皆以形容雪深之意

後苦寒行二首補注

鶴曰同上年作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

洙曰世說南州謂之炎方地溫無雪

補注

鶴曰公有詩云巫山不見廬山遠則今云巫廬乃合二山而言然廬山居大江之南未若巫山之逼

於炎瘴豈至太古以來無尺雪也且公嘗為桂州賦詩猶云雪片一冬深豈廬山之不桂若無乃詩人甚其辭

耳 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

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晚來江門

洙曰一云間

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

白屋見甘林詩註

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補注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八月

吐蕃迴紇黨項羌渾奴刺冠遼九月冠醜象奉先黨項羌渾奴刺又冠同州監歷十日吐蕃又與迴紇冠遼冠

奉天同州興平周智光郭子儀李迴方等敗之殺伐之多故有是句蜀為坤維所以云動坤軸青海戎指吐蕃

不爾苦寒何太酷

洙曰疑殺戮太過也

巴東之峽生凌漸彼倉迴

幹人得知

晚晴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高唐暮冬雪壯哉當是二年冬作蓋以元年春到夔而是年史書冬無雪

三年春又已下峽故知為二年詩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

洙曰峽中每嵐瘴起如塵埃翳天

崖沈谷沒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開

洙曰舞鶴賦
嚴嚴苦霧

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

洙曰六龍

日取也

補注

希曰高后紀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

照我衰顏忽落

地

洙曰言見陽而照也

口雖吟咏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

結義黃金臺

洙曰燕昭築黃金臺以禮郭隗鮑照詩豈伊白璧賜時起黃金臺

汨乎吾

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

洙曰支離言不為時所用也莊子支離既久心可使

如死

復陰

大歷二年冬作

補注

鵲曰同是大歷二年冬作詩云昨日晚晴今日黑晚晴即前所賦之詩也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
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
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也杜陵子
美故里也
洙曰夔州
古夔子國

夜歸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峽口驚猿聞一箇則是在夔作
又云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

則是在懷西居
時作大歷二年

夜半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

仰看明星當空大

洙曰明星夜半則見

庭前把燭噀兩炬峽口驚

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補注

希曰後漢應范傳交縛兩炬南史蔡興宗

傳范慶宗曰老罷私門兵力頗闕

杖藜不睡誰能那

寄栢學士林居

大厯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當是大厯元年夔州作又云盜賊縱

橫甚密通非指崔旰即指周智光也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

洙曰避亂奔散如波之奔歎彼

幽栖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

洙曰暴露言無所休庇也漢書衣冠暴露青

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子到此古

人成敗子如何荆揚春冬異風土

洙曰風土記荆揚之間春寒而冬暖所以

為巫峽日夜多雲雨

洙曰神女朝為雲暮為雨

赤葉楓林百舌鳴

洙曰

楓木凡經霜則葉亦百舌鳥也

黃泥

一作花

野岸天雞舞

洙曰天雞鳥名謝靈運詩天雞

弄和風

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

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洙曰使民各安其居也

寄從孫崇簡

大曆三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則是在夔作又云與汝林居未相失

似是大歷二年作時在赤甲
滾西也牧童一本作牧豎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記馬

修可曰世說王子猷為桓沖騎曹參軍相問曰卿何署
答曰不知何署時牽馬來似是馬曹又所管幾何曰何

由知數又問馬死多業學尸鄉多養雞洙曰見崔樹
雞冊詩注龐

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洙曰龐德公攜妻子
盡室入鹿山武陵春

樹桃源也漁人迷路而入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裏酒長攜牧叟

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洙曰文選注仙者以
雲而升故謂之雲梯

西閣曝日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當是大歷元年居西閤時作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

洙曰負暄以背向日也豈曰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夫

春作自曝於日不知有綿纈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趙曰梁元帝纂要曰冬

曰玄英亦曰玄冬

羲和流德澤顙頊愧倚薄

洙曰曹子建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

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歲不周

毛髮具自和肌膚潛沃若

洙曰沃若暖也如以湯沃

然

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歌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

流離木杪猿翩僊山顛鶴

洙曰何敬祖連翩御飛鶴謝靈運詩仰看條上猿朋

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補注

鶴曰朋知一本作用知非八哀詩云斷此朋知展醉

為馬陸詩朋知來問腴我
顏公蓋屢用此二字也

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

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

洙曰自古喪亂之世聖賢不得其所故蕭索也

胡為將

暮年憂世心力弱

師曰負暄炙背也嗜好也羲和日御也頽頽北帝也倚薄謂陰氣迫人沃

若暖貌歆傾謂展轉向日病脚藉暖氣煦之則易收獲
鶴喜日和則流離布散翩僂軒舉人生貴隨時之宜不
必傷今不如古昔古來聖賢遭喪亂之世亦皆蕭
索失所豈獨甫乎何必憂世而至於心之弱也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

大歷元年作

補注

鶴曰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又首云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當是大歷元年春

在雲安作梁權道編在大歷三年然是年正月公已出峽矣未必是朝日作朝旭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日射芳甸

洙曰

謝玄暉詩雜英滿芳甸

雨檻卧花叢風牀展書卷鉤簾宿鶯起九

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

數相見

數色角切

晚登瀼上堂

大歷二年作

補注

鶴曰大歷二年三月公自赤甲移居瀼西此詩云繫馬林花動又云山田麥無隴當

是其時作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

趙曰文選賦向北風而開襟

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

鄭曰堞徒叶切城上垣也夢符曰按公羊傳五板而堵五

堵而雉百雉而城堞城牆馬面也文選鮑明遠蕪城賦以板築雉堞之盛井幹烽櫓之勤山田麥無

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

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

洙曰時喪亂既久民困於賊後天子播遷未獲收復也趙

曰天子皇皇於廟補注

鶴曰按舊史大厯二年正月戊寅勅同華二州頃因盜據民力

凋殘宜給復二年一切蠲免黎民之困不獨此也詳考元年以乾元己來天下用兵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

配稅錢以充百官俸則其困非止於逆節矣羣盜久相踵謂崔旰周智光相繼而叛也

所思注東

北深峽轉脩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望呂葛

洙曰以世亂思得良臣如呂望諸葛者趙曰可以有為
於世而歎其衰病謝靈運詩欽聖若旦暮懷賢亦凄其

不復夢周孔

洙曰如周公孔子不可夢見矣又況得見之乎

濟世數嚮時斯人

各枯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

趙曰以況風塵昏蔽道路阻隔也

安

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師曰楚地有滾東滾西地高可登眺故云頗免崖石擁堆堞

矮牆也參無醜言參茂熟靜猶湧言無風而波逆節猶祿山之亂渴垂拱謂未收復京城所思注東北甫以東北為寇所擾不能無憂思也深峽轉脩聳言困於楚峽不聞朝廷消息是以衰老自成病也郎官未為冗言不見用故思得賢俊如呂望諸葛周孔之徒出為國家整頓奈何斯人骨已朽矣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庶民惟星卿士惟月復歎楚蜀數昏亂

是以甫欲隨鳥翅奮飛而去也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大厯三年

補注鶴曰案公有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詩蓋公大厯三年下峽時與唐相別

於巫山而此詩云春江洪濤壯谷轉頗彌旬又云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歸期跼病肺叙舊

思重陳當是別後唐寄書而公賦此以簡之是時猶未出峽也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

洙曰

甫自撰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銘云其先系統於伊祁分

姓於唐杜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漢高紀

贊曰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

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杜氏注唐杜二國名補注

鶴曰唐宰相世系表云杜氏出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

後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帝叔虞改封唐氏

子孫於杜城京兆杜陵是也然則唐與杜蓋同族也在今最磊落巧偽莫敢親介

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汙真得罪

永泰末放之五溪濱

洙曰漢黃璣皦皦者易為汚峽峴者易為缺四子講德青蠅不能穢

垂棘詩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語殺身以成仁馬援傳武陵五溪蠻夷注雄滿酉撫辰所謂五溪也趙曰所以明

得罪之由以不驚鳳有鍛翮鍛所戒切先儒曾抱麟洙曰顏延年詠

嵇中散詩鸞翮有時鍛鍛殘也劉越石詩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泮孔丘注孔子亦抱麟

而雷霆劈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

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洙曰

清江屬施州鄭曰清江溪名在施補注鶴曰施州為清
州本漢江巫縣地今夔州巫山縣

色清照十丈故名厥土字本禹貢按九登陸將首途筆
域志施與夔為鄰在夔之南三百餘里

札枉所申歸朝跼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洙曰

年春江壯風濤劉越石弃谷轉頗彌旬趙曰郭景純江
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我能泛中流搪突鼉獺洙曰鼉獺言長年已省拖

洙曰省視也拖舟尾正船者慰此貞良臣趙曰欲春時
長年操舟者視拖則將行矣

一見唐公以相慰也師曰盛族之後枝派蕃大故多產
聖賢介立為人孤介也唐使君以介特不拘時輩為護

佞中傷代宗之時遂斥於五溪自古賢士困厄無代無
之然長松雖遭霹靂猶有再生之期一失又何足傷也

時唐公泊舟於楚岸以見甫復惠以書甫意欲乘春以視之慰其寥索故有春風洪濤壯唐突鬪嘖之語省
杞言其船將行矣甫病渴無復還朝惟樂興
朋舊叙懷故云歸朝踰病肺叙舊思重陳與

釋悶

廣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
咸京謂吐蕃以廣德元年入寇陷京師前

此祿山陷京師今又為吐蕃陷之故云犬戎也
復臨咸京自天寶十四載乙未祿山反時起兵
至廣德元年為十年兵不解也此詩當是廣德
二年作故又曰天子亦應厭奔走時在閬州故
自稱江邊老翁而梁權道編
在大歷三年第本舊次也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

洙曰自祿山思明
之亂方已而吐蕃

復陷京城葛曰咸謂咸陽即西京也

失道非關出襄野

蒼舒曰按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

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

揚鞭忽是過胡城

修可曰世說王敦作逆明

帝騎已鎮馬廐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畫夢日遠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早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

之不及也炎曰避寇者耳豺狼塞路人斷絕

洙曰豺狼奔走迷道故有是句耳豺狼塞路人斷絕

火照夜屍縱橫

洙曰漢制有寇則舉烽火燧言寇亂未平則烽火照夜也

天子亦應

厭奔走

洙曰時帝幸陝趙曰車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悔之說

羣公固合思昇

平但恐誅求不改轍

朋曰機賦欽之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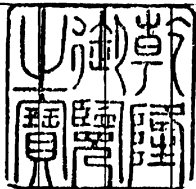
聞道嬖孽能全生

洙曰指程

元振也時元振用事媒錫大臣故吐蕃入寇功臣不肯用命符白代宗不能正其典刑

江邊老翁

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補注杜詩卷十三